

白話小說文範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白話小說文範

民國九年六月八日
民國十七年九月八日
印刷

（白話小說文範）全一冊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新加坡
東昌府 門那台 綏化 營口 錦州 梧州
沙市 蘭州 衡州 貴陽 吉林 潮州 安慶 桂林

編輯白話小說文範的大意

我選這幾種小說。不是我國的舊小說。只有這幾種。全部的書中。只有這幾段。但是我
看過的舊小說。實實不下千餘種。只覺這幾種。這幾段。却是百讀不厭。人人叫好的。

舊小說中。也不盡是白話。那土語文言。有時也夾在裏頭。不過從上文看下去。從下文
上看來。總覺得人人可以領會的。不比那近時小說家。用了許多典故。夾在裏頭。
這典故又不是直直截截。可以代得白話的。越用得。多越纏不清。試看舊白話小說
中有此毛病麼。

舊小說的好處。一人有一人的口吻。一事有一事的線索。前前後後。照顧周到。想見
做這書的人。構思若干時日。布局若干時日。下筆若干時日。修修改改。商商量量。又
若干時日。不比那近時書傭。隨手亂寫。限日成書。騙了若干錢。便自命爲小說家。煞
是可差。

我這本書。也有幾種近時做的譯的小說。論到語氣貫注。法律謹嚴上。萬萬不及這幾種舊小說。就我所見的。也不下數百種。也有宗旨純正。大聲疾呼。當作警告的。也有趣味盎然。滑稽詼諧。微言諷世的。但使短中有長。不敢一概抹煞。

傳奇在元朝爲極盛的時代。明清兩代。也有許多作家。敷演古往今來的事實。忠臣孝子烈士美人。描寫得有聲有色。不過是文言太多。只能博文人的歎賞。不能博普通人的愛好。這本裏頭。采錄白兔記數齣。不過是備一格的。似乎比較那種新劇本。有點趣味些。

我這本書。每段後面。加以幾句的評語。無非說明這一段的好處。作者如何構思。如何立局。何等簡截。何等痛快。提醒讀者一點。將來有意模倣起來。自然不至畫虎不成。反類狗呢。

白話小說文範目錄

水滸四則 武松打虎 時遷盜甲 李逵尋母 魯達救友

蕩寇志一則 宋江被擒

紅樓夢四則 冷子興暢談賈府 卜世仁教訓外甥 劉老老入大

觀園 下薦書包勇說甄家

品花寶鑑三則 賣玉器老王索詐 富三爺演說華府 魏聘才進華

府

儒林外史七則 馬二先生逛西湖 郭孝子逢着異獸 鮑文卿優伶

本色 匡超人菽水養親 談風水現出醜相 節孝

祠炎涼異態 市井中三個高士

兒女英雄傳二則 荏平店 能仁寺

新官場現形記三則

着破衣官場出風頭 吃本土抵制洋煙 記條約洋

務能員

近時小說四則

重團結商界改良 戒煙酒枕邊絮聒 應酬場中出

醜

白兔記三齣

分別 強逼 送子

白話小說文範

武松打虎

節錄水滸

這武松提了哨棒。大著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上寫兩行字。武松亦頗識幾字。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却怕甚麼鳥橫拖著哨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著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著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脚讀時。上面寫道。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吃他恥笑。不

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將哨棒綰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說道：那裏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回，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著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踉踉蹌蹌，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軀，却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阿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撲。從半空裏攏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一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著，吼一聲，却似半天裏起個霹靂，振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樹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却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提不著。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剪不著。

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著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遠。那大蟲却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肱膊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里。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接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吃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朶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纔丟了棒。

這段描寫武松的神勇。有白戰不許持寸鐵手段。兵家有云一鼓作氣。再而三。三而

竭。一撲一揪一翦。三般都提不著。那大蟲的能事已盡。氣便竭了。趁此下手。正是彼竭我盈的時候。不待按捺。踢打。竭盡武松全力。那大蟲的死活早已定了。兵家妙用。也可就此見得。

時遷盜甲

節錄水滸

且說時遷離了梁山泊。身邊藏了暗器。諸般行頭。在路迤邐來到東京。投個客店安下了。次日趲進城來。尋問金鎗班教師徐寧家。有人指點道。入得班門裏。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時遷轉入班門裏。先看了前門。次後趲來相了後門。見是一帶高牆牆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側首却是一根戣柱。時遷看了一回。又去街坊問道。徐教師在家裏麼。人應道。直到晚方歸家。五更便去內裏隨班。時遷叫了相擾。且回客店裏來。取了行頭。藏在身邊。分了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歸。照管房中則個。小二道。但放心自去。這裏禁城地面。並無小人。時遷再入城裏。買了些晚飯吃了。却趲到金鎗班徐寧家左右看時。沒一個好安身處。看看天色黑了。時遷挨入班門裏面。是夜寒冬天色。却無月光。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便把兩隻腿夾定。一節節爬將樹頂上去。騎馬

兒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時。只見徐寧歸來家裏去了。只見班裏兩個人。提著燈籠出來。關門。把一把鎖鎖了。各自歸家去了。早聽得譙樓禁鼓。却轉初更。雲寒星斗無光。露散霜花漸白。只見班裏靜悄悄地。却從樹上溜將下來。直到徐寧後門邊。從牆上下來。不費半點氣力。爬將過去。一面看裏面時。却是個小小院子。時遷伏在廚房外張時。見廚房下燈明。兩個姬環。兀自收拾未了。時遷却從戢柱上盤到膊風板邊。伏做一塊兒。張那樓上時。見那金鎗手徐寧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懷裏抱著一個六七歲孩兒。時遷看那臥房裏時。見梁上果然有個大皮匣。拴在上面。房門口掛著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掛著各色衣服。徐寧口裏叫道。梅香你來與我摺了衣服。下面一個姬環上來。就側首春臺上。摺了一領紫繡圓領。又摺一領官綠襯裏襖子。并下面五色花繡踢串。一個護項。彩色錦帕一條。紅綠結子。并手帕一包。另用一個小黃帕兒包著。一條雙獺尾荔枝金帶。共放在包袱內。把來安在烘籠上。時遷多看在眼裏。約至二更以後。徐寧收拾上牀。娘子問道。明日隨直也不。徐寧道。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須用早起。丑更去伺候。娘子聽了。便分付梅香。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隨班。你們四更起來燒湯。

安排點心。時遷自忖道。眼見得梁上那個皮匣子。便是盛甲在裏面。我若趕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鬧將起來。明日出不得城。却不悞了大事。且捱到五更裏。下手不遲。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牀睡了。兩個姬嬭在房門外打鋪。房裏桌上。却點著燈。那五個人都睡著了。兩個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齣齣打呵。時遷溜下來。身邊取個蘆管兒。就窗楞下眼。只一吹。把那碗燈。早吹滅了。看看伏到四更左側。徐寧起來。便喚姬嬭起來燒湯。那兩個使女。從睡夢裏起來。看房裏沒了燈。叫道。阿呀。今夜却沒了燈。徐寧道。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那個梅香開樓門。下胡梯響。時遷聽得。却從柱上只一溜。來到門邊。黑影裏伏了。聽得姬嬭正開後門出來。便去開牆門。時遷却潛入廚房裏。貼身在廚桌下。梅香討了燈火出來。又去關門。却來竈前燒火。這個女使亦起來生炭火上樓去。多時湯滾。捧面湯上去。徐寧洗漱了。叫燙些熱酒上來。姬嬭安排肉食炊餅上去。徐寧吃罷。叫把飯與外面當值的喫。時遷聽得徐寧下來。叫伴當喫了飯。背著包袱。拿了金鎗出門。兩個梅香點著燈送徐寧出去。時遷却從廚桌下出來。便上樓來。從櫃子邊直趲到梁上。却把身軀伏了。兩個姬嬭又關閉了門戶。吹滅了燈火。上樓來。脫了衣。

裳倒頭便睡。時遷聽得兩個梅香睡著了。在梁上把那蘆管兒指燈一吹。那燈又早滅了。時遷却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正要下來。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響。叫梅香道。梁上甚麼響。時遷做老鼠叫。姪娘道。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因厮打這般響。時遷就便學老鼠厮打溜將下來。悄悄地開了樓門。款款地背著皮匣。下得胡梯。從裏面直開到外面。來到班門口。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四更便開了鎖。時遷得了皮匣。從人隊裏趁闌出去。了一口氣奔出城外。到客店門前。此時天色未曉。敲開店門。去房裏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擔兒挑了。計算還了房錢。出離店肆。投東便走。行到四十里外。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吃。只見一個人也撞將入來。時遷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見時遷已得了物。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戴宗道。我先將甲投山寨去。你與湯隆慢慢地來。時遷打開皮匣。取出那副雁翎鎖子甲來。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門。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

此段寫到未偷之前。如何進去偷了之後。如何出來。目的物放在何處。何時可以下手。許多耳目。如何設法障礙。賊心賊腦。賊手賊脚。一樁一樁的計畫。一步一步的布。

置。按著次序的寫來。毫無一筆疎漏處。

李逵尋母

節錄水滸

話說那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事了。徑回。不可吃酒。第二件。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回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休要帶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亦不住了。當下李逵拽扎得爽快。只跨一口腰刀。提了朴刀。帶了一錠大銀。三五個小鏢子。吃了幾杯酒。唱個大喏。對了衆人。便下山來。過金沙灘去了。晁蓋宋江與衆頭領送行已罷。回到大寨裏廳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對衆人道。李逵這個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衆兄弟們。誰是他鄉中人。可與他那里探聽個消息。杜遷便道。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與他是鄉里。宋江聽罷說道。我却忘了。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李逵已自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宋江便著人去請朱貴。小喽囉飛奔下山。直至店裏。請得朱貴到來。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回到家鄉。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不便差人與他同去。誠恐路上有失。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你可去

他那裏探聽走一遭。朱貴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見有一個兄弟，喚做朱富。在本縣西門外開著個酒店。這李達，他是本縣百丈村董店東。住有個哥哥，喚做李達，專與人家做長工。這李達自小兇頑，因打死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家。如今著小弟那里探聽，也不妨。只怕店裏無人看管。小弟也多時不曾還鄉，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這個看店，不必你費心。我自差侯健、石勇替你暫管幾時。朱貴領了這言語，相辭了衆頭領下山來，便走到店裏收拾包裹，交割鋪面與石勇、侯健，自奔沂州去了。這里宋江與晁蓋在寨中，每日筵席飲酒快樂，與吳學究看習天書，不在話下。且說那李達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取路來到沂水縣界。於路端的不吃酒，因此不惹事。無有話說。行至沂水縣西門外，見一簇人圍著榜看。李達亦立在人叢中，聽得讀榜上道：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鄆城縣人；第二名從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第三名從賊李達，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達在背後聽了，正待指手畫腳，沒做奈何處，只見一個人搶向前攔腰抱住，叫道：張大哥，你在這里做甚麼？李達扭過身看時，認得是旱地忽律朱貴。李達問道：你如何也在這里？朱貴道：你且跟我來說話。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

店內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朱貴指著李逵道：「你好大膽。那榜上明明寫著賞一萬貫捉宋江，五千貫捉戴宗，三千貫捉李逵。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來。又怕你到這裏做出怪事來，續後特使我趕來探聽你的消息。我遲下山來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纔到這裏？」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認得這酒店裏？」你是這裏人，家在那里住？」朱貴道：「這個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裏。我原是此間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便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朱富置酒款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今日我已到了鄉里了，便吃兩碗打甚麼鳥緊？」朱貴不敢阻當他，繇他吃。當夜直吃到四更時分，安排些飯食。李逵喫了，趁五更曉星殘月，霞光明朗，便投村裏去。朱貴分付道：「休從小路去，只從大朴樹轉灣，投東大路，一直往百丈村去，便是董店東，快取了母親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從小路去，却不從大路走，誰耐煩？」朱貴道：「小路走多大蟲，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徑賊人。」李逵應道：「我却怕他甚鳥？」戴上氈笠兒，提了朴刀，跨了腰